

引子

惠州于苏东坡而言，是一生颠沛流离的旅程中一座温暖的驿站。但苏东坡于惠州而言，却是一个意外的闯入者，是一颗不在预定轨道上的彗星，但画出了最璀璨绚丽的光芒！

苏东坡一生旅居不断，在惠州居2年8个月时间不算短，除出生地眉州和京城汴州外，还有两度为官的杭州（4年7个月）和第一次被贬安置地黄州（4年3个月）以及同属岭南的儋州（3年），就排到惠州了。

惠州，是苏东坡人生重要一站。

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
有人说，惠州这么大，历史这么长，为什么老是说苏东坡？惠州只有苏东坡

□谭银兴

吗？有这样观点的人不在少数。原因只有一个：不了解苏东坡对惠州历史文化的认识。

苏东坡寓惠一事在惠州城市发展史上处于什么地位？这样一句表述吧！

如果把历史篇幅压缩再压缩，关于惠州只留下一行字的话，那一定是1094年苏东坡贬至惠州。

苏东坡寓惠对惠州文化起到什么作用？打这样一个比方吧！

如果没有苏东坡这座“飞来之山”，按照自然发育，惠州古代文化成就的海拔高度只能是“高榜山”，而不会是“罗浮山”。惠州的文化发展在苏东坡来惠时期异军突起，而后的历朝历代发展大都受他

影响，紧跟他的脚步，脱离不了“苏东坡”话题。登临此地的文人骚客、本地的学士才俊无不一不“咏东坡、念东坡、学东坡”。自此，惠州文化就有着浓浓的“苏味儿”。如果把惠州文化比着山脉的话，那东坡寓惠文化就是主峰。

虽说主峰之外有风景，但看风景须到主峰。这就是惠州文化要说东坡的答案。

如今，我们对东坡寓惠文化不是讲得太多的问题，恰恰是讲得太少、太肤浅的问题！大多数还停留在生活经历的故事上，对他惠期间留下的587篇诗、词、书信等文学作品这一宝藏视而不见。

脱离作品讲故事，无异是“舍本逐末”。

我们醉心于讲两桥一堤故事。但是在1400多年的历史建城史中，多少主政者有甚于“两桥一堤”功绩？留其名者又有谁？

我们醉心于讲羊脊肉、酿酒的故事，但在熙熙攘攘的过往者中，多少人更会吃、爱喝？我常调侃身边朋友：你是2/3的苏东坡，像他一样会吃、爱喝，只差一样比不上：写文章。

苏轼文学称之为“苏海”，留下2700多首诗、300多首词和4200多篇散文，虽然他在惠期间创作的作品数量占比不算很高，知名度也不是最响，但绝不是“一朵小浪花”，可以说是这大海里面重要组成部分：一系列《咏梅诗》、100多首《和陶诗》……无论在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是

“指出向上一路，新天下耳目”（王灼《碧鸡漫志》）。以国学大师饶宗颐的评价概括最为恰当：惠州因东坡而显名。坡公以寓惠和陶之作，千古传诵，山川荐灵，岭海生辉。（饶宗颐《挂榜阁记》）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东坡先生在品尝岭南佳果之余写下的名句，成为惠州城市的知名广告词。但是，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东坡先生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想的。他在惠州两年八个月里，心理经过了“飘在空中、蛮风暴雨、忽而解脱、进退自如”等一系列波折历程。本文试图以文学作品为钥匙，“解锁”苏东坡寓惠心理历程，借此抛砖引玉，让更多人了解、关注苏东坡寓惠文学本体。

东坡寓惠文化： 一场双向奔赴的美丽（一）

初到惠州的东坡——

三山咫尺不归去，一杯付与罗浮春

初来乍到惠州的苏东坡，心情是愉悦的、自豪的，甚至飘飘然的。因为他感受到惠州吏民老少的“厚爱”，醉心于美好的居住环境，最主要是对“北归”充满信心。

我们看他写的《十月二日初到惠州》这首诗：

仿佛曾游岂梦中，
欣然鸡犬识新丰。
吏民惊怪坐何事，
父老相携迎此翁。
苏武岂知还漠北，
管宁自欲老辽东。
岭南万户皆春色，
会有幽人客寓公。

此首诗开头的语调就是轻快的：这里的一切好像在梦里见过一样，连鸡犬都似乎是老相识了，看到诗人开心地摇尾相迎。这里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为我的遭遇愤愤不平呀，挤在码头迎接我的到来。

接下来苏东坡用了“苏武”“管宁”的典故表明自己也将有一天会北归中原的信念。他相信自己在惠州只是一名“过客”，暂时“寓居”于此而已。此地处处春光明媚，往后的日子一定是高朋满座。

踏入惠州城的首秀，场面是“锣鼓喧天，彩旗飘飘”的。哪里是贬官的身份，那是京城来的贵客。

接着两句：“蓬莱方丈应不远，肯为苏子浮江来。”眼前的蓬莱方丈山呀，就在不远处，为了我苏子浮江而来。这两句诗非常有画面感，合江楼放眼看去，就是隔着东江的象头山。更新奇的是写出心理上的“相对位移”：在苏东坡心中，山和水都围着他转，仙山都随他而调遣。这句诗表露出来的旷达，丝毫不亚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“大江东去”和《后赤壁赋》。

接着两句：“蓬莱方丈应不远，肯为苏子浮江来。”眼前的蓬莱方丈山呀，就在不远处，为了我苏子浮江而来。这两句诗非常有画面感，合江楼放眼看去，就是隔着东江的象头山。更新奇的是写出心理上的“相对位移”：在苏东坡心中，山和水都围着他转，仙山都随他而调